

2026年6月13日 星期六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/方雨平 美编/方雨平

又是一年端午节 “粽”有一味在心头

年年端午 粽香如故

◆黄美卿

端午伴着初夏和风缓缓走来，寻常生活里便漫开醇厚古朴的节日气息。在众多传统佳节里，端午于我总带着一份独有的温情与牵挂。每逢粽叶飘香，乡愁与亲情便悄然翻涌，故乡的风物、亲人的笑颜清晰浮现。一缕悠悠粽香，跨越岁岁年年，在我的记忆长河中，成为一道鲜活湿润、恒久不变的风光。

午后静谧，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，将小憩的我唤醒。听筒里传来母亲熟悉温柔的声音：“阿卿，端午快到了，我在家包你爱吃的粽子，有空带孩子回来尝尝鲜。”听闻粽香二字，满心欢喜瞬间涌上心头。我连忙带上孩子驱车奔赴娘家，奔赴那缕萦绕心底、陪伴我成长的熟悉粽香。

踏进家门，浓郁纯粹的粽香扑面而来，粽叶的清香、糯米的软糯与馅料的醇香交织缠绕，满室氤氲。母亲端坐在矮凳子上，安然包着粽子。青翠柔韧的粽叶、颗粒饱满的糯米，在她灵巧的指尖翻转游走，转眼便成型。莹白如玉的糯米裹着酱香醇厚的五花肉、色泽鲜亮的咸蛋黄，各色馅料相互交融，鲜香在屋内缓缓萦绕。这陪伴我数十载的熟悉味道，瞬间叩开尘封的回忆。年少时守在桌边，跟着母亲摸索学包粽子的一幕幕往事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儿时家境朴素，家中以务农为生，日子清淡简朴，平日少有零食点心。唯独端午来临，母亲总会遵循传统习俗，亲手包上一锅粽子，为朴素的生活增添一抹清甜与暖意。于是，等候端午、静待粽熟，便成了我童年最真挚的期盼。这份独属于端午的温暖记忆，时隔多年回想起来，依旧满心清甜、回味无穷。

父母常年深耕田间，春耕秋收，终日辛劳。年幼的我，早早学着懂事，主动为母亲分担琐事，淘洗糯米、清理粽叶、整理香草，细心做好包粽的前期准备。待一切就绪，母亲便娴熟地开始包粽子，将粽叶叠成小巧竹排，铺米，嵌入馅料，添米压实，裹叶捆扎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利落从容。

我静静凝望，满心好奇与向往，母亲见状，便耐心地手把手教我。可在母亲手中温顺服帖的粽叶，到了我的掌心却格外顽皮，屡屡还未捆扎牢固，米粒便纷纷散落。几番尝试屡败屡战，我难免心生气馁。此刻我才真切明白，舌尖软糯鲜香的粽子，从不是轻易得来的美味，背后藏着满满的用心与坚持。

母亲看穿我的沮丧，轻声开导：“万事开头难，做事贵在耐心与恒心，沉下心来慢慢练，自然会熟练。”循着母亲的教导，我反复摸索练习。最终，我包出的粽子虽模样拙朴，算不上规整，却再也不会漏米。母亲看着我手中的粽子，眉眼含笑，温柔地叮嘱我：“读书求学也是如此，脚踏实地，勤勉坚持，时光终不会辜负每分努力。”

母亲质朴纯粹的教诲，深深扎根在我心底。我将学包粽子磨砺出的韧劲，投入寒窗苦读的岁月。历经数年坚守，我终于如愿实现年少理想。一枚小小的端午粽子，藏着烟火温情，更藏着母亲朴素的人生智慧，默默指引我一路成长、稳步前行。

“卿，怎么发呆了，不喜欢今天的粽子吗？”母亲轻柔地询问，将我从绵长的回忆中拉回现实。我笑着摇头，转头牵过身旁的孩子，轻声邀他一同包粽子，孩子欢欣雀跃。我复刻当年母亲教我的方法，一步步耐心示范、细致讲解。孩子俯身认真摸索粽叶的模样，稚嫩专注的神态，俨然是儿时懵懂的我。我轻轻拍着他的肩膀，温柔鼓励，让这份端午温情与坚守代代相传。

艾草青青，临风摇曳；粽香浓浓，绕屋绵长。情思缱绻，母爱绵绵，最是动人端午香。冰心曾说：“童年呵，是梦中的真，是真中的梦，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。”于我而言，年年端午，粽香如故。这一缕跨越岁月的粽香里，裹着源远流长的民俗韵味，裹着母亲温柔慈祥的眉眼，更裹着我纯粹澄澈的童年。一粽烟火，一叶深情，岁岁飘香，岁岁珍藏。

粽香又起 忆旧时端午

◆管淑平

端午未至，城里已然漾起浓浓的节日气息。节前一周，大街小巷的副食店、超市柜台，早早摆满了各式节令商品。不必说色彩鲜亮的礼盒，红火雅致，满是喜庆味道；也不必说造型各异的粽子主题玩偶，软萌可爱，各有心思。单是琳琅满目的粽子，就足以让人目不暇接。真空包装的粽子层层堆叠，咸蛋黄、腊肉、蜜枣等口味一应俱全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一时难以抉择。

我独自生活，随手选购了两袋腊肉粽。走出店铺路过集市，正巧看见一位卖竹篮的阿婆。竹篮里放着新采的艾草，枝叶鲜嫩，清香阵阵；几丛水菖蒲挺立一旁，修长叶片状如利剑，晨露未干，在阳光下泛着微光，气息清冽悠长。阿婆告诉我，艾草与菖蒲能芳香辟秽，驱赶蚊虫。随后她又递来几枚香囊，粉布配青叶，凑近轻嗅，淡淡的草药沁人心脾。

回到家中，我将艾草插在门楣上，把菖蒲栽进花盆加水养护。把粽子蒸熟，米粒饱满、软糯适口。独坐桌前，望着冒着热气的粽子，心底却莫名涌上一阵空落。

我不由得想起从前在乡下的端午。农历五月，家乡山清水秀，原野里艾草、青蒿长得齐腰高，河边芦苇随风摇曳，田间麦浪翻涌，宛若一片绿海。抬眼远望，连绵群山高低起伏，如流动的波纹。

每到这时，母亲总会挎着竹篮，去野外采摘宽大的箬竹叶。回家后，她把叶片逐片洗净，放入大木盆中用沸水焯烫，竹叶愈发青翠油亮。一年一度包粽子的日子将近，我的心里也是欢喜。乡下本就逢年过节格外热闹，再加上香甜可口的吃食，对儿时的我而言，有着莫大的吸引力。

端午前夕，家里总是格外忙碌，厨房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。母亲将泡好的箬叶搬到灶台边，我就守在一旁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忙碌。只见她拿起一片箬叶，灵巧卷成漏斗状，舀入泡好的糯米，中间放上几块肥瘦相间的腊肉，或是去核蜜枣。我偏爱肉粽，母亲则爱吃甜粽。随后她将箬叶合拢，用棉线仔细捆扎，一个个饱满的粽子便整齐摆在案板上。昏黄的灯光拉长了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我望着她鬓边的发丝，竟分不清是灯光反光，还是已然生出的白发。

儿时的我格外调皮，趁母亲忙碌，偷偷拿起粽凑近鼻尖。母亲笑着打趣：“傻孩子，粽子还没煮，再怎么闻也不会香的。”在记忆里，粽子独有的香气，总伴着农家柴火慢慢升腾，混着玉米秸秆的自然清香。我守在灶台边，不知不觉沉沉睡去，梦里仿佛看见灶火舔舐锅底，锅中沸水翻滚，蒸笼里白雾袅袅，顺着烟囱飘向屋外。

第二天我早早醒来，在床上辗转难眠，分不清昨夜的场景是梦境还是现实。我轻手轻脚走进厨房，悄悄掀开锅盖，热腾腾的粽子果真熟了，心中满是欢喜。

母亲起身之后，便用艾草煮水，让我们擦洗身子。我小声嘟囔着气味苦涩难闻，母亲却温柔解释：“艾草朴实温润，藏着老辈人的心意。插在门楣可驱邪避秽，煮水擦拭能防虫止痒。”说完，她又拿出五彩绳，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色交织，像一道小巧的彩虹。母亲细心地为我系在手腕，叮嘱我要等到端午过后第一场雨，再将彩绳取下冲入水中，寓意带走烦恼与厄运。

端午的早餐自然是粽子。剥开青绿粽叶，莹白的糯米软糯弹牙，满口留香。母亲吃着甜粽，我大口啃着肉粽，指尖、嘴角都沾着糯米。一旁的母亲静静笑着，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模样。那年端午，我实实在在地吃到心满意足。

后来学业日渐繁忙，我很少再认真过端午，也渐渐少吃粽子。如今才懂得，满心期待的过程，本就是一种幸福，只是我早已告别了那个容易满足的年纪。

再往后，我离开故土，奔赴陌生城市打拼。日子一天天翻过，端午也只剩下短短几日假期。我吃过各地不同风味的粽子，却总记不住它们的味道。儿时守在灶台边，彻夜等待粽子煮熟的那份期盼与欢喜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如今每临端午，街巷商铺摆满各式粽子，我独守空房，过往的旧时光便一一浮现，也总会想起深夜里为家人忙碌的母亲。

思家良久，我决定向单位请假。今年端午，我一定要回到乡下，好好陪伴母亲。

簌古裹粽 岁月含情

◆陈海权

周末带孩子到超市逛了逛，孩子突然拉住我的衣服说：“妈妈，快看！是粽子呀！我最喜欢吃外婆裹的粽子，那简直是人间美味！”一句稚嫩的话语，瞬间牵动了我的心绪，缕缕粽香牵引着我，让我跌进了暖暖的旧时光里。

“五月榴花妖艳烘，绿杨带雨垂垂重，五色新丝缠角粽。”在我的故乡，端午粽不选用普通箬叶包裹，而是用田间地头、草丛中随处可见的箭筈古叶。这种叶片细长如剑，边缘长着许多小尖刺，是故乡独有的端午节象征。每到端午节前夕，母亲就会早早出门去采摘新鲜的箭筈古叶。回到家后，母亲细心剔除叶片硬刺，反复漂洗后放入锅中煮上一会儿，使箭筈古叶的香气更加浓郁。

浸泡糯米是母亲前一天就要做的功课。用当年新收的糯米，要颗颗饱满光亮，如同珍珠一般，让其在清水中静静地沉睡。至于馅料，母亲会根据家人的口味，精心准备：红枣选皮薄肉厚的，口感更为细腻；咸蛋黄是特意托人从海边捎回来的，据说其营养价值高且口感比超市买的咸蛋黄会更好；猪肉则选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或者梅头上肉，经过精心腌制后，肉香四溢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包粽子的时候，母亲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。她拿起两片箭筈古叶，轻轻一折就折出一个漏斗形状，里面先放一层糯米垫底，再依次放入各种馅料，不断重复这个过程，直到盛到八分满的时候，用箭筈古叶包好，再用棉绳系紧，一个个棱角分明、造型精巧的粽子就做好了。

然后母亲将包好的粽子放入锅中，加适量的水，用大火煮几个小时。在煮粽子的时候，满屋子都是香喷喷的味道。那香味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把儿时的我以及兄弟姐妹们都吸引到了锅边。我们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看着翻滚的沸水，一遍又一遍地追问母亲：“粽子什么时候才能煮熟呢？”母亲总是笑眯眯地耐心回答道：“马上就好，再等等。”最后粽子煮好了，母亲把热气腾腾的粽子端上了桌子。我们争先恐后地拿起自己做标记的粽子，剥开粽叶轻轻咬了一口，软糯香甜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嘴里。

“彩线轻缠红玉臂，小斜斜挂绿云鬟。”粽香之外，故乡还有一种特别风雅的习俗。

母亲把五彩丝线捻成细细的链子，编成蝴蝶、花朵、小动物形状的装饰品，非常逼真。我们将这些彩饰系于手腕、脚腕或者脖子上，在街巷间追逐嬉闹，给节日增添了生机和暖意。而那些小巧的辟邪符则插在女子的发髻中，微风吹过微微晃动，便有了一番温婉灵动的古韵之美。

“棹影轻波飞万剑，鼓声劈浪鸣千雷。”端午节赛龙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江面上，龙舟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一声令下之后，船头的鼓手就举起鼓槌敲了起来，高昂的鼓声响彻江面。划手们齐声呐喊，船桨齐刷刷地前后摆动，激起白色的浪花。龙舟像离弦的箭一样在江上飞驰而过，在水面留下一道长长的水线。岸边欢呼喝彩之声不断，把节日的气氛推到了顶点。

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”我曾经读过无数遍《离骚》，但是直到那年端午节站在江边，看到龙舟上的人们齐心协力、奋力向前的时候，我才真正体会到屈原的悲愤和无奈。忧国忧民的他，无力回天，最后用死亡来表明自己的志向，把一腔热血化为汨罗江上的波浪。端午节吃粽子除了可以尝到美味之外，还寄托着人们对伟大爱国诗人的一种缅怀之情。

本以为今年只能吃市面上的粽子，结果一天下班回家，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个来自老家的包裹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拆开纸箱，刹那间，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，那是母亲跨越山水寄过来的爱心粽子。一枚枚粽子包裹着思念，一片片箭筈古叶盛满母爱，熟悉的味道立刻充满了内心，此刻，温热的泪水已无声落下……

又是粽叶飘香时，母爱如粽叶，裹着世间最深的牵挂，温暖了多少游子疲惫的心。

纵隔山海 粽意绵长

◆杨肖坤

“我们不过端午节，但会吃粽子。”移居新西兰多年，莫莉早已融入当地生活。聊起端午时，她的话语跨越太平洋与座落海岛，从南半球飘向北半球的故土，最终落在我眼前的屏幕上。

“那边的粽子味道如何？”我问道。“有方形的，也有三角形的，都是超市里售卖的真空包装款。”远在万里之外，莫莉始终没有忘记粽子。虽说她不再像在家乡时那样亲手包粽——整套工序本就繁琐，当地也很难配齐原材料——但每逢端午将至，这份源自故土、承载先辈的味道，依旧会出现在她的购物清单里。真空预制的粽子，风味难免打折扣，却已是能慰藉她味蕾与情思的绝佳选择。

舌尖上的记忆，最是难以磨灭。莫莉身边没有热闹喧天的龙舟竞渡，也少有人谈及屈原与《离骚》。所幸依托发达的网络与物流，她将有关于端午的念想，都寄托在一枚小小的粽子之上。我仿佛能想见这一幕：下班后，莫莉推着购物车，带着女儿悠悠穿梭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区。忽然，几个熟悉的汉字映入眼帘，她不由自主走上前，只见一堆粽子静静摆放在货架上，来自她数年前才能回去一次的祖国。明明只是真空食品，捧在手心，却有一股暖意缓缓淌入心底。“妈妈，这是什么？”女儿转过头，眼眸澄澈如湖水。“这是粽子，来自中国的粽子。”

后来，我在莫莉老家附近的街边小店买了一只粽子，随手拍下照片发给她，并附上一句“端午安康”。算着时差，新西兰彼时已是夜里10点多，她却难得地立刻回复。想来，是家乡粽子勾起了她浓烈的念想。紧接着，她也认出了照片背景里熟悉的景致。没错，这里正是她年少时的居所。虽说家人后来搬去了新小区，可这片地方，珍藏着她无可替代的青春岁月，藏着亲人相伴、共度端午的无数美好时光。入乡随俗，新西兰没有端午节庆，却有漂洋过海而来的中国粽子。离家万里，这束光景，或许就足够了。

当然，莫莉或许也会羡慕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。在不少华人聚居的地区，端午依旧仪式感满满。听闻巴拿马的华人会就地取材，用当地芭蕉叶包粽；澳大利亚出现了特色袋鼠肉粽；北美各大城市的华人社区，还会举办龙舟赛事；就连与中国山水相连的东南亚，端午习俗也保留得十分完整，和国内相差无几。可无论仪式繁简，吃粽子永远是不变的主题。民以食为天，食物从来不只是用来果腹。每一口吃食，都承载着精神寄托。如此看来，粽子是现包现做，还是真空预制，早已不再重要。这份绵长的乡情，本就超越了外在形式。

转眼又是一年端午将至。久居海风环绕的新西兰，莫莉是否已经准备去超市挑选真空粽子？或是在华人圈子里结识了同伴，一同包粽煮粽，寻到了更暖心的过节方式？我没有开口询问，也未曾告诉她，我家中也备好了新鲜现做的粽子。软糯的米团里裹着沙润的蛋黄与肥瘦相间的猪肉，年年滋味如故，却总也吃不腻。我怕这份独有的乡愁，会惹得她暗自神伤。在女儿面前，她必须坚强，带着这个对故土印象尚且模糊的孩子，一同品尝，一同体味端午的意趣。

此刻，家乡的龙舟已然下水。被烈日晒得皮肤黝黑的桨手们，伴着阵阵鼓声齐声呐喊，船桨翻飞，激起层层浪花。龙舟赛事，一触即发。龙舟无法横渡浩瀚的太平洋，但粽子可以。

粽叶相伴，便是端午。只要还记得传统节日日，千千万万个像莫莉一样的游子，便永远与故土血脉相连，纵隔万水千山，也能望见家乡的方向。